

何谓景观？

——景观本质探源

Is Landscape...?
Essays on the Identity of Landscape

Gareth Doherty
Charles Waldheim

[爱尔兰] 加雷斯·多尔蒂
[美] 查尔斯·瓦尔德海姆 编著

陈崇贤 夏宇 译

中国51登国际设计节

出版：GPI 国际设计节

何谓景观？

——景观本质探源

Is Landscape...?

Essays on the Identity of Landscape

[爱尔兰]加雷斯·多尔蒂
[美]查尔斯·瓦尔德海姆 编著

陈崇贤 夏宇 译

第4章 景观是什么？

何谓景观——一个探讨问题

第5章 景观是什么？

（上）景观代表：卡尔·范·阿尔登·范·德·普（荷兰）
（下）景观：彼得·拉特纳（美国）

第6章 景观是什么？

景观是什么：景观设计与建筑

第7章 景观是什么？

景观是什么：景观设计与建筑

第8章 景观是什么？

景观是什么：景观设计与建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定价：35.00元

ISBN 978-7-112-15300-1

GPI

设计节

《10001 国际设计节》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2017-6039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何谓景观？——景观本质探源 / （爱尔兰）加雷斯·多尔蒂，（美）查尔斯·瓦尔德海姆编著；陈崇贤，夏宇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8.12

书名原文：Is Landscape...?—Essays on the Identity of Landscape

ISBN 978-7-112-23096-9

I. ①何… II. ①加… ②查… ③陈… ④夏… III. ①景观设计-研究
IV. ①TU98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88741号

Is Landscape... ? Essays on the Identity of Landscape / Edited by Gareth Doherty and Charles Waldheim, 9781138018471
Copyright © 2016 Gareth Doherty, Charles Waldheim
All rights reserved.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Routledge, a member of the Taylor & Francis Group.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9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is authorized to publish and distribute exclusively the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language edition. This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throughout China. No part of the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本书中文简体字翻译版由英国Taylor & Francis Group出版公司授权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独家出版并在中国销售。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发行本书的任何部分。

Copies of this book sold without a Taylor & Francis sticker on the cover are unauthorized and illegal.

本书贴有Taylor & Francis Group出版公司的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责任编辑：董苏华 张鹏伟

责任校对：王 烨

何谓景观？——景观本质探源

[爱尔兰] 加雷斯·多尔蒂 [美] 查尔斯·瓦尔德海姆 编著
陈崇贤 夏宇 译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海淀三里河路9号）

各地新华书店、建筑书店经销

北京锋尚制版有限公司制版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880×1230毫米 1/16 印张：18 1/4 字数：469千字

2019年1月第一版 2019年1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82.00元

ISBN 978-7-112-23096-9

（32977）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本书的目的是开启一系列关于何谓景观及其潜在可能性的问题。书中从建筑、生态、摄影和理论等多学科交叉视角对景观本质进行探究，并非是为了给出一个完美的定义。我们清晰地感受到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对于景观理解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有时候“景观”一词很难有合适的翻译，更不用说是一个既定的学科或专业实践领域。在中国，日益壮大的景观专业教育表明，景观设计师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希望本书能够为未来的讨论和探究提供一个基点，同时可以为中国景观设计理论和实践发展的推动者们带来新的可能性。

我们非常感谢陈崇贤博士把本书的英文版翻译成中文，同时也要感谢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以及劳特利奇出版社的其他同行，包括格蕾丝·哈里森为本书的翻译做出了贡献。

加雷斯·多尔蒂

查尔斯·瓦尔德海姆

2018年10月于马萨诸塞州剑桥

作者简介

加雷斯·多尔蒂

(Gareth Doherty)

是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学院的景观设计学助理教授兼高级副研究员，景观设计硕士项目主任。他的研究和教学主要关注设计与人类学之间的交叉。多尔蒂是《新地理》(New Geographies) 杂志的创始编辑和《新地理3:彩色都市主义》(New Geographies 3: Urbanisms of Color) 的主编，他与莫森·莫斯塔法维共同编著了《生态都市主义》(Ecological Urbanism) 一书。当前的新书还包括《绿色悖论：一部城市景观的民族志》(Paradoxes of Green: An Ethnography of Landscape in a City-State) 和《艺术与生态：罗伯特·布雷·马克斯的系列讲座》(Art and Ecology: Lectures by Roberto Burle Marx)。

查尔斯·瓦尔德海姆

(Charles Waldheim)

是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学院的景观设计学约翰·E·欧文讲席教授，景观设计系原系主任。瓦尔德海姆教授的研究主要关注景观设计与当代都市主义的关联。他创造了“景观都市主义”一词，用以描述北美都市主义背景下兴起的景观设计实践。他的写作主题涉及非常广泛，同时也是《景观都市主义：从起源到演变》(Landscape as Urbanism: Origins and Evolution) 的作者和《景观都市主义读本》(The Landscape Urbanism Reader) 的编著者。采用底特律作为北美城市工业经济的典型代表，他编著了《案例：底特律拉菲亚特公园》(CASE: Lafayette Park Detroit)，同时还与詹森·扬(Jason Young) 和乔治娅·扎斯卡拉基斯 (Georgia Daskalakis) 共同编著了《追踪底特律》(Stalking Detroit)。

致 谢

本书最初的构想受到了哈佛大学设计学院硕士课程的启发。从2009年到2012年，四年间，景观设计学的学术研讨会主要关注景观及其在相关领域中的各种含义。这要感谢参与研讨会的研究生同学曾经认真探讨书中涉及的许多论题。

当然要特别感谢本书的贡献者们，他们几乎都参与了这些学术研讨活动。虽然研讨会上嘉宾的演讲内容并未完全纳入本书，但他们让讨论变得更加深刻，例如约翰·伯得斯利（John Beardsey）、艾伦·伯格（Alan Berger）、安妮塔·贝里斯贝蒂亚（Anita Berrizbeitia）、苏珊娜·德雷克（Susannah Drake）、索尼娅·丁佩尔曼（Sonja Dümpelmann）、爱德华·艾根（Ed Eigen）、理查德·T·T·福尔曼（Richard T.T. Forman）、加里·希尔德布兰德（Gary Hilderbrand）、马克·莱尔德（Mark Laird）、伊丽莎白·梅耶（Elizabeth Meyer）、克里斯·里德（Chris Reed）、梅拉妮·西莫（Melanie Simo）、安妮·惠斯顿·斯本（Anne Whiston Spirn）、卡尔·斯坦尼兹（Carl Steinitz）、约翰·罗伯特·斯蒂尔戈（John R. Stilgoe）、迈克尔·范·瓦肯伯格（Michael Van Valkenburgh）以及克里斯蒂安·威尔斯曼（Christian Werthmann）。

还有几位助教包括安德鲁·滕布林克（Andrew TenBrink, MLA, '09）、安德鲁·泽恩泰克（Andrew Zientek, MLA, '10）和康纳奥谢（Conor O’Shea, MLA, '11, MDes, '12）。参与研讨会的学生莫妮卡·贝莱凡（Mónica Belevan）完成了最初重要的文字编辑工作。在何健（Jian He）、米格尔·洛佩兹·梅伦德斯（Miguel Lopez Melendez）和费利佩·维拉（Felipe Vera）的共同帮助下，康纳奥谢协助了本书的插图工作，莎拉·戈特哈德负责图片版权问题。

感谢哈佛大学设计学院弗朗西丝·勒布图书馆（Frances Loeb Library）的珍藏档案馆管理员（Special Collections Archivist）伊内斯·扎尔杜恩多（Ines Zalduendo），视觉资源和材料馆（Visual Resources and Materials Collection）的数字创意图书管理员（Digital Initiatives Librarian）阿历克斯·蕾丝克德（Alix Reiskind）。

重新引用埃克博的文章得到了华盛顿美国景观设计师协会收藏研究分析员布鲁克·S·辛里希斯（Brooke S. Hinrichs）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环境设计档案馆文献档案管理员克里斯·马里诺（Chris Marino）共同的帮助。

最后，感谢尽职负责的编辑团队，包括制作编辑汉娜·钱普尼（Hannah Champney）一直保证本书工作的推进，哈米什·艾恩赛德（Hamish Ironside）负责文字编辑，路易斯·福克斯（Louise Fox）和萨德·李（Sadé Lee）从头到尾对本书工作提供了大量帮助和编辑建议。

- 皮埃尔·贝兰格**
(Pierre Bélanger) 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学院副教授，设计学硕士 (MDes) 设计研究项目主任。贝兰格主要教授和负责研究生课程，这些课程强调在设计、大众传媒、规划和工程相关领域中生态学、基础设施、媒介和都市主义的融合。他是最新一期《建筑小册子》第35期 (Pamphlet Architecture, #35) 文章“当下生活：从国家到系统”(Going Live: From States to Systems) 的作者，也是第39期《哈佛大学设计杂志》“水的问题”(Wet Matter) 的客座编辑。现有著作包括《景观基础设施》(Landscape Infrastructure) 和《防御景观》(Landscape of Defense)。
- 雷切尔·Z·德伦**
(Rachael Z. DeLue) 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史学副教授。主要研究美国艺术和视觉文化历史，特别专注于艺术和科学的交融。目前她正在研究查尔斯·达尔文 (Charles Darwin)《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一书中的进化图解和一本关于不可能图像的书，出版著作包括《乔治·英尼斯》(George Inness) 和《景观科学》(Science of Landscape, 2004)，与詹姆斯·艾尔金斯 (James Elkins) 合著的《景观理论》(Landscape Theory, 2008) 以及《阿瑟·德夫：永恒的联系》(Arthur Dove: Always Connect, 2016)。
- 维特多利亚·迪·帕尔马**
(Vittoria Di Palma) 南加州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她是《人性都市：现在都市中的城市主题》(Intimate Metropolis: Urban Subjects in the Modern City, 2009) 一书的合著者，同时也是《废弃地历史》(Wasteland, A History, 2014) 的作者，该书获得了2015年美国18世纪研究协会的路易斯·戈特沙尔克奖 (Louis Gottschalk Prize)，2015年景观研究基金会的约翰·布林克霍夫·杰克逊图书奖 (J. B. Jackson Book Prize) 以及同年的散文奖 (PROSE Award)。
- 约翰·迪克逊·亨特**
(John Dixon Hunt) 宾夕法尼亚大学景观历史和理论荣誉教授，哈佛大学研究生设计学院客座教授。目前主要关注景观设计理论、现代花园设计以及绘画诗学 (ekphrasis)。他著有大量关于花园历史和理论方面的书籍和文章，包括《花园和丛林》(Garden and Grove)、《花园和风景画》(Gardens and the Picturesque)、《欧洲如画风景园》(The Picturesque Garden in Europe)、《花园的余生》(The Afterlife of Gardens)、《历史背景：历史在当代景观设计中的作用》(Historical Ground: The Role of History in Contemporary Landscape Architecture)，以及他负责编著即将由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发行的景观系列丛书《场地、情景、洞察：景观设计文集》(SITE, SIGHT, INSIGHT: Essays o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罗宾·凯尔西 (Robin Kelsey)	哈佛大学雪莉卡特·伯登讲席摄影学教授。凯尔西教授已经在摄影方面发表了许多文章，探讨摄影中潜在的机会作用，包括地理调查摄影、景观理论、生态和历史解说以及艺术和法律的关系等等。他的著作有《档案风格：美国调查的照片和插图，1850—1890年》(Archive Style: Photographs and Illustrations for US Surveys, 1850—1890)，与布莱克·斯蒂姆森(Blake Stimson)合编的《摄影的意义》(The Meaning of Photography)以及《摄影与艺术机遇》(Photography and the Art of Chance)。
尼尔·科克伍德 (Niall Kirkwood)	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学院景观设计与技术教授。科克伍德的教学、研究和著作广泛涉及技术及其与建成环境设计之间的关系。科克伍德的著作包括《景观建筑细部的艺术：基础、实践与案例研究》(The Art of Landscape Detail: Fundamentals, Practices, and Case Studies)、《制造基地：后工业景观的再思考》(Manufactured Sites: Rethinking the Post-Industrial Landscape)、《风景园林的耐候性和耐久性》(Weathering and Durability in Landscape Architecture)，以及与贾斯汀·霍兰德(Justin Hollander)、茱莉亚·高德(Julia Gold)合著的《棕地再生原则：废弃地的清理·设计·再利用》(Principles of Brownfield Regeneration: Cleanup, Design, and Reuse of Derelict Land)*。他的新书是与凯特·凯南(Kate Kennen)合著的《植物生态修复技术》(Phyto: Principles and Resources for Site Remediation and Landscape Design)**。
戴维·莱瑟巴罗 (David Leatherbarrow)	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学硕士项目主任、教授。莱瑟巴罗已经出版了一系列书籍，包括《其他建筑导向》(Architecture Oriented Otherwise)、《地形学的故事》(Topographical Stories)、《表面建筑》(Surface Architecture，与莫斯塔法维合著)、《不寻常地表》(Uncommon Ground)、《建筑发明之根》(The Roots of Architectural Invention)、《时光中的建筑生命》(On Weathering: The Life of Buildings in Time，与莫斯塔法维合著)。他的研究主要聚焦在城市及建筑的历史和理论。
妮娜·玛丽·李斯特 (Nina-Marie Lister)	加拿大多伦多瑞尔森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副教授，硕士项目主任。李斯特是Plandform事务所的创办者，该事务所的实践主要探索景观、生态和都市主义之间的关系。她的研究、教学和实践主要关注大都市中景观基础设施和生态过程的融合。她也是《投影生态学》(Projective Ecologies, 2014)和《生态系统途径：复杂性、不确定性和可持续性管理》(Ecosystem Approach: Complexity, Uncertainty, and Managing for Sustainability, 2008)的合著者，并完成了一系列实践项目和学术出版物。
凯瑟琳·摩尔 (Kathryn Moore)	英国伯明翰城市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景观设计专业教授。摩尔是国际风景园林师联合会(IFLA)主席，也是原英国景观设计学会主席。她在设计品质、理论、教育和实践领域著述广泛，出版书籍包括《超越视觉——解密设计艺

* 此书中文版于2014年1月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编者注

** 此书中文版于2019年1月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编者注

术》(*Overlooking the Visual: Demystifying the Art of Design* , 2010) *和《“复兴游戏”，铁路终端世界》(“The Regeneration Game” , Railway Terminal World , 2014)。

莫森·莫斯塔法维
(Mohsen Mostafavi)

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学院院长，亚历山大和维多利亚·威利设计教授。他的研究关注城市化过程和模式，以及技术和美学的相互作用。出版著作有《持续风化：时光中的建筑生命》(*On Weathering: The Life of Buildings in Time* , 合著, 1993)、《延迟的空间》(*Delayed Space*)、《建筑》(*Architecture*)、《视觉逻辑》(*Logique Visuelle*)、《景观都市主义：景观实用手册》(*Landscape Urbanism: A Manual for the Machinic Landscape*)、《结构空间》(*Structure as Space*)、《生态都市主义》(*Ecological Urbanism* , 与加雷特·雷耶斯·多尔蒂合编)、《暗示和解释》(*Implicate & Explicate*)、《路易·威登：建筑与室内》(*Louis Vuitton: Architecture and Interiors*)、《城市中的生活》(*In the Life of Cities*)、《煽动：迷人的建筑》(*Instigations: Engaging Architecture*)、《景观和城市》(*Landscape and the City*)和《建筑即是生活》(*Architecture is Life*)。目前新书包括《都市伦理学：城市和政治性场所》。

弗雷德里克·斯坦纳
(Frederick R. Steiner)

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建筑学院院长，亨利·M·罗克韦尔建筑学讲席教授。他近期著作包括《城市生态设计》[*Urban Ecological Design* , 与达尼洛·帕拉佐 (Danilo Palazzo) 合著]、《应对地球危机的设计之道》(*Design for a Vulnerable Planet*)、《城市设计与规划准则》(*Planning and Urban Design Standards* , 学生版与肯特·巴特勒合著)、《伊恩·麦克哈格——设计与自然文集》(*The Essential Ian McHarg: Writings on Design and Nature*)、《人类生态学：以自然为准则》(*Human Ecology: Following Nature's Lead*)。

凯瑟琳·沃德·汤普森
(Catharine Ward
Thompson)

爱丁堡大学景观设计教授。她的研究关注户外环境的可达性、环境与行为的相互作用、针对老人、儿童和青少年的景观设计以及有益健康的环境。汤普森同时也是开放空间研究中心主任 (OPEN space research center)，目前的研究项目包括在贫困社区和不同老年人群中环境干预对促进心理健康的效益。

乌多·维拉赫
(Udo Weilacher)

慕尼黑工业大学景观设计和工业景观教授。维拉赫的研究关注景观设计、艺术及花园艺术史和当代城市与文化发展的关联。他的著作包括《在景观设计与大地艺术之间》(*Betwee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nd Land Art* , 1995)、《景观文法》(*Syntax of Landscape* , 2007) 以及《田野调查：城市农业的新美学》(*Field Studies: The New Aesthetics of Urban Agriculture* , 2010)。

* 此书中文版于2018年1月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编者注

依我之见，加勒特·埃克博引人深思的论述“景观是建筑？”主要探讨了景观和建筑的关系，而本书恰恰是对其多视角的评判性回应，并不是简单地定义了何谓景观。通过探寻“景观是建筑？”，埃克博抛出了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或者说是学科知识和跨学科实践碰撞的创造性领域。

景观本质上是处于多种关联事物之间。本书其他贡献者的系列文章展现了一个宽广的学科领域和多元立场，使得可以讨论景观与建筑以外其他领域的关联性。例如，当我们自问“景观是规划？”，实际上我们是在讨论景观与规划的关系。同样地，“景观是摄影？”探讨了通过摄影方法的景观表现问题。通过本书的不同章节，你会发现从这些关联讨论中突显出许多景观身份特殊性的见解。

肯尼思·弗兰姆普敦曾在其他地方写道：当你看着帕提农神庙（Parthenon）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一栋似乎是从山头里长出来的建筑。尽管建筑物本身与山体截然不同，但存在着一种清晰的关系，即建筑的视觉体验不可避免地与它所处的场地相联系。这种关系成为许多建筑师具体实践中的一种设计手法。体现建筑和景观之间这种关系的一个典型例子，是意大利卡普里岛的马拉帕尔特别墅（Villa Malaparte），它体现了建筑既融于景观，但又突显于景观之中的理念。弗兰姆普敦在埃克博所讨论的基础上强调：在实体层面建筑是其自身，而构建的景观可以被看成是一个项目综合与整体的体现。因此，他反对孤立建筑物的观点，并列举了许多景观和建筑之间相互渗透的例子。因此，提出“景观是建筑？”就好比在景观中探寻建筑的类似体。这不仅仅是通过其与建筑的关系来定义景观，而且道出了这种类似性。

在这方面，蓬皮杜中心（Centre Pompidou）是其中一个强有力的例子，体现了其与巴黎景观之间复杂的关系。一部电动扶梯沿着外部结构向上垂直爬升，从人与地表的关系来看，它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来观察城市，与日常通过步行、驾车、坐公交及骑自行车等方式体验城市形成鲜明对比。通过电动扶梯感受城市，观看城市景观是一种精心安排过的体验方式。建筑的功能几乎类似一个相机，即作为一种机制构建与城市的空间关系。

然而当你试图以其他方式定义一些事物，如一栋建筑、一种景观，对于其自身主要的实践和常规而言，它又具有什么样的地位？但考虑到这种关系的概念时，讨论其独特性和差异性也同等重要。阿尔多·罗西（Aldo Rossi）是一位学科自主性或者说建筑自主性观念的支持者。建筑是建筑自身，诗歌是诗歌自身，文学是文学自身，绘画是绘画自身，摄影是摄影自身，那么，哪种具体或特别的问题才是景观学科或一系列实践的核心？这种特殊性是与其他事物建立联系的前提条件，在构建起某种关联之前，我们需要了解事物的独

特品质。我个人认为比起大多数学科，今天这个时代去定义景观学科背景似乎更加困难。

普遍认为景观学科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其仍然频繁地与自然的概念融为一体，包括围绕自然、农业或传统园艺展开的许多讨论，而对于人为景观，即高度人工化、高完成度和建构度的景观环境的关注相对不足。基于这点来看，自然中关于这种景观的是微乎其微。

因此，与建筑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才能够表达自身一样，通过景观定义景观自身来讨论学科的自治性显得十分重要。总之，在审视了景观多重身份的复杂关系后，有必要也对景观自身进一步深究。

为此我很想抛出一个问题“景观是景观吗？”

景观设计师应该表达什么的讨论。

记得多利更·迪·帕斯在《景观》一书中用了“景观是景观吗”来引出了有关“景观”一词的讨论，指出简单地将景观理解为各种自然资源和人类活动的简单相加无意义。他指出景观不仅仅是技术或审美标准的集合，而是通过景观设计将资源和文化价值结合起来，从而创造出“景观”。文章由半自动机器到机械能再到太阳能都是景观设计本应具备的。而如今，景观一词已经泛化，不再局限于景观本身，而是指代所有与景观设计相关的领域。景观这个词的含义已经从“景观”变成了“设计”，在设计中景观与风景、技术、材料、美学、生态、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运用。

景观设计师应该表达什么的讨论，归根到底还是关于景观设计的属性问题。首先就是景观设计从属于哪个行业？景观设计是否应该像“园林设计”一样，被归入景观设计？景观设计师是否应该像建筑师一样，被归入建筑师？景观设计与建筑设计的关系是什么？景观设计是否应该像工程师一样，被归入工程师？景观设计是否应该像规划师一样，被归入规划师？景观设计是否应该像艺术家一样，被归入艺术家？景观设计是否应该像设计师一样，被归入设计师？景观设计是否应该像建筑师一样，被归入建筑师？景观设计是否应该像工程师一样，被归入工程师？景观设计是否应该像规划师一样，被归入规划师？景观设计是否应该像艺术家一样，被归入艺术家？景观设计是否应该像设计师一样，被归入设计师？

景观设计是否应该像建筑师一样，被归入建筑师？景观设计是否应该像工程师一样，被归入工程师？景观设计是否应该像规划师一样，被归入规划师？景观设计是否应该像艺术家一样，被归入艺术家？景观设计是否应该像设计师一样，被归入设计师？景观设计是否应该像建筑师一样，被归入建筑师？景观设计是否应该像工程师一样，被归入工程师？景观设计是否应该像规划师一样，被归入规划师？景观设计是否应该像艺术家一样，被归入艺术家？景观设计是否应该像设计师一样，被归入设计师？

为了分析和探讨“景观（Landscape）”这个概念的属性，我将对景观设计的定义进行分析，并将其与景观设计的实践进行对比。首先，我将对景观设计的定义进行分析，然后将景观设计的实践与景观设计的定义进行对比，从而探讨景观设计的属性。

何谓景观？

加雷斯·多尔蒂 查尔斯·瓦尔德海姆

(Gareth Doherty and Charles Waldheim)

为何如此？我想主要是因为对于景观含义的理解我们很难达成一致。景观一词虽然很简单，并且它所代表的是一些我们认为已经了解的事物，但对于每个人而言，它似乎又有不同的含义。¹

约翰·布林克霍夫·杰克逊 (J. B. Jackson), 1984

本书梳理了景观的多重身份特征，并提出景观需要基于各种学科和专业领域背景，分析与其同源术语的关系才可能被更好地解读，而不只是对该词单一或简单的理解。同时，本书期望能够实现对景观进行临时性多重定义的可能，它们可能干扰或拓展了对景观已有的理解。本书所组织的一系列修辞性的疑问是建立在加雷斯·埃克博1983年的文章“景观是建筑？”的基础之上，这篇文章也被再次收录于此。²为了探寻景观的身份，我们针对一系列景观相关学科提出了相似的疑问。

这些疑问提出是基于戴维·莱瑟巴罗对埃克博文章结构理解所做的组织。在他2014年《地形学的故事：景观与建筑研究》一书中，莱瑟巴罗探讨了景观与其同源建筑之间的相对关系。³延续埃克博“景观是建筑？”的构想，莱瑟巴罗认为地形是这两个实践领域共享的媒介，但一种观点认为这两者完全不相容，另一种则认为完全无法对其进行明确的划分。厌倦了两种争执不休的理论，莱瑟巴罗基于相似性概念原则提出了一种建筑与景观关系的解释，即把景观和建筑看成是在本质上相似，两者虽有不同，却并非完全不同。莱瑟巴罗提出把地形艺术作为一个场地的行动（action）来理解，在这种行动中景观和建筑或许可以被认为是彼此相关。⁴

那么何谓景观？事实上，在景观成为一种自由职业、学科或设计媒介以前，它最初只是一种绘画类型，一种戏剧艺术的主题以及一种人类主观活动的模式。景观这种历史在艺术史学家恩斯特·贡布里希 (Ernst Gombrich) 和文化地理学家丹尼斯·科斯格罗夫 (Denis Cosgrove) 等学者的研究中已有详尽讨论。⁵对于景观起源和产生方面的研究，约翰·布林克霍夫·杰克逊或许是较为知名的学者。杰克逊最初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始于1984年，他通过重梳词典对该词的定义来研究“这个词本身” (The Word Itself)，即“地球表面能够被看成是一种视觉风景的部分”。⁶

虽然景观作为一种文化概念已经在后现代时期有详细论述，但对于景观的其他形式，及其与各种相关学科的讨论却十分缺乏。随着对将景观视为建筑的关注与日俱增，本书引发了对更加广泛的学科领域中其他景观术语的思考。因此，本书试图探究景观的混杂性，

同时延续对其灵活性和延展性的反思。

在这篇引言之后我们重新引入了加雷斯·埃克博的“景观是建筑?”一文，它激发了本书的讨论。埃克博表明景观设计必须融合景观与建筑两者，并指出景观和建筑通常被分开来评判，却很少去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埃克博的观点来看，景观和建筑两者的关系之中隐藏着真正的潜力。

第1章，加雷斯·多尔蒂提出“景观是文学？”，这一问题的讨论围绕两个呼应的假设展开。第一，景观启迪了文学，它对文学产生影响并奠定了文学的发展。第二，文学启迪了景观，即文学作品影响了我们建造何物，这对于设计师而言或许更加有趣。建成环境的设计如何受文学的影响，文学中的词句是否与建成环境相关？第三，安妮·惠斯顿·斯本（Anne Whiston Spirn）提出了一种理解，有些景观可以被视为文学，从这个意义上讲景观是一种能够被解读的文本。按照视文学为景观的思想，本章重点讨论了想象的景观，例如将就园（Make-do Garden），它仅仅存在于文本中。最后，本章还涉及对于专业设计实践，景观设计师应该表达什么的讨论。

维特多利亚·迪·帕尔马在第2章提出“景观是绘画？”，阐明了自从“景观”一词从荷兰语引入英语用以表达一些田园风光小版画开始，景观和绘画就一直相互交织。迪·帕尔马指出大多数关于景观理论的讨论倾向于把绘画看成是词汇、理论概念、评判准则或视觉审美的参照对象。迪·帕尔马分析了绘画理论如何影响景观理论的发展，由此梳理了绘画和景观之间的理论与实践联系。本章以讨论这种“作用效果”作为总结。迪·帕尔马解释道，艺术可以引起观众的情感反应，伟大的艺术作品的特殊之处在于能够带来各种情感体验，它们如此相互交织，以至于当凝聚在一起的时候，最终会迸发出更加强烈的感受。这种迸发出来的强烈的情感体验使得观看者本身超脱自我，产生一种类似与神圣力量相遇的体验。我们发现不仅仅是绘画影响了对景观的认识，而且景观也对绘画的认知产生影响。

罗宾·凯尔西在第3章提出“景观是摄影？”，正如上一章讨论绘画一样，阐述了景观和摄影之间的联系比我们预想的要更加密切。凯尔西证实了在1893年发明摄影技术的时候，其只不过是景观的副产品而已。比如，1864年肖像摄影家朱丽亚·玛格丽特·卡梅隆（Julia Margaret Cameron）的写作就曾将摄影的效果与景观想象的失败联系在一起。尽管早期阶段理所当然地聚焦于肖像摄影，但随着摄影在最初的表现基础上开始进一步探索其审美的潜力，景观继而成为摄影的焦点。随着环保主义者利用摄影技术展示可能需要保护的原始景观，摄影记录就成为景观社会实践的核心内容。凯尔西表明“摄影并不是一个获取正确的图像归属感的问题，而是试图通过理想的图像来实现归属感的问题。”

乌多·维拉赫在第4章提出“景观是造园？”，讨论了景观实践领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即奥姆斯特德倾向于构建景观设计学科（landscape architecture），而不是造园（landscape gardening）。奥姆斯特德认识到必须面对的大尺度城市规划和工业发展的问题，使他不断意识到这与造园领域的差别，因为，造园似乎与更大的城市尺度实践并非密切相关。分析了列伯莱希特·米吉（Leberecht Migge）与其他人的作品后，维拉赫表明，我们正面对着一种越来越明显的趋势：即关于景观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讨论，让花园和园艺再次成为景观设计领域关注的焦点。在针对花园6个基本理念原则讨论的基础上，维拉赫提倡景观设计应当回归到花园的理念。

第5章，妮娜·玛丽·李斯特借鉴生态学、传统、现代和新锐的理念探索了景观的“素材源”(material palette)，提出了“景观是生态？”的讨论。最开始把对生态的理解看成是研究有机生物与其物质环境之间的关系，生态学提供了“经验的、易掌控的以及可察觉的证据，这同时有助于定义和限定景观作为实体和概念的范围”。现在拓展了对生态的理解，“通过强调物种与其环境相互关系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维度”，李斯特提出各种类型和尺度景观设计的生态相关性。她表示景观和生态是基于关系的概念来定义与联系，两者的品质是可变和动态的。从物质和媒介到模式和隐喻，到目的和动机，本章探讨了在景观中关于生态定义及其作用的演变，包括其对设计、研究和实践的意义。

在第6章讨论“景观是规划？”中，弗雷德里克·斯坦纳把景观规划定义为景观转变的过程，也是“应用自然和文化知识的设计决策过程”。斯坦纳总结，规划可以应对当代景观的4个挑战：确定合适的人类聚居地以减少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拓展基础设施最大化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修复废弃和污染的城市区域，以及最重要的一点，如何保护和管理大量风景区。他提醒我们地球的脆弱性，如发生的海啸、飓风、地震和洪水等自然灾害，伴随着气候的变化和时间的推移将会加剧。而景观规划可以减缓自然灾害的破坏，同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如空气、自然光、水体、食物、能量、矿物质以及文化价值——有助于缓解自然灾害的破坏并恢复城市环境。讨论了当代景观实践、修复以及管理的挑战后，斯坦纳认为规划是人类适应不断变化的景观环境的关键工具。

第7章，查尔斯·瓦尔德海姆探讨了“景观是都市主义？”。在过去十年里景观行业经历了类似设计领域中的文艺复兴时期。它见证了过去被认为相对停滞不前的文化研究领域再一次复苏，这也被许多人认为是一次复兴或革新，并且为当代都市主义的讨论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背景。这预示着一个问题，即相对城市设计与规划学科而言，景观新优势具有更重要的地位。那么，除了与研究当代城市问题相关，景观还有可能在更大的城市规划领域引发类似的效果吗？更有趣的是，对此最令人信服的论断表明景观启发规划的潜力来自其设计领域中的新优势和把生态看作是一种隐喻的方式，并非来自过去受生态学思想启发的区域规划项目。由于这种观点是该领域许多困惑的潜在根源，并且已经成为一个争论的话题，本章概括性论述了关于景观如何能够有效地启发城市设计和规划领域在当下及未来所应履行的责任。“景观都市主义”一词代表了在景观和当代都市化交叉层面上的各种实践活动，而本章探讨了把景观作为城市主导性建筑单元的新兴思想，其映射了建筑及构筑物所主导的传统模式的转变。

皮埃尔·贝兰格在第8章提出了“景观是基础设施？”。“基础设施”一词字面意思指的是一个系统、组织或景观的支撑结构，包含了实体结构如道路、高速公路、桥梁、机场和军事基地等，“通过这些界面，我们能够与生物和技术世界保持互动”。考察了北美历史上划时代意义的项目之后，贝兰格梳理了基础设施在城市和技术危机或失败后突然涌现出来的必然性。已有的一系列模式和转变暴露了前工业景观环境和现代工业系统之间的矛盾，甚至是有害的关系。本章描述了复杂的物质和非物质的生态创造，其促进了城市基础设施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主要目的是在过去未被重视的生物物理学景观背景下重新定义基础设施的传统含义。景观再次被描述为是必要的资源、服务和媒介的一种复杂工具性系统，它推动并支持城市的经济和基础设施的发展与建设。

尼尔·科克伍德在第9章讨论“景观是科技？”，这一问题的提出是基于景观设计和建造的背景，同时也是对科技（technology）及其关联词技术（techne）紧密关联的考虑。科克伍德表示希腊的“技术”（techne）一词所指的施工工艺或艺术的一面已经被忽视，而变得更加重视技术中的机械方面，这反过来构建了一种介于事物与思想之间，普通与理想之间，制作与思考之间的二元性，其不断在今天的景观实践和知识领域中突显出来。他特别专注那些能够展示其更广泛应用研究的景观项目，以及与科技和技术之间的关系。第一个是一项题为“海绵项目”（The Sponge Project）的调查研究，它由哈佛大学研究生完成，并参加了鹿特丹第二届国际建筑双年展。第二个是位于肯尼亚内罗毕郊外的基贝拉项目，哈佛景观设计专业学生研究了村庄的环境概况及其需求。第三个是位于特拉维夫市（Tel Aviv）的莎伦公园（Park Sharon），研究了如何通过一系列景观途径实现一大片混乱并被废弃的场地复兴。在阐述了景观与科技存在的物质和精神之间、实际与想象之间的二元性之后，科克伍德总结了科技和技术在设计和建造过程中相辅相成的关系。

在第10章“景观是历史？”中，约翰·迪克逊·亨特告诉我们历史并不是以往的事件本身，事实上是对过去事件的记叙。亨特概括了景观设计的历史，并论述了景观自身的历史在漫长的过程，经常是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如何根植于地理、气候、地表和文化活动，也讨论了历史的未来进展。他表明历史的结果暗示着未来和生命结束后的世界，并提出三种类型的景观证明他的观点：巴黎的柏特肖蒙公园，迈克尔·范·瓦肯伯格（Michael Van Valkenburg）设计的曼哈顿泪珠公园以及贝尔纳·拉素斯（Bernard Lassus）设计的位于巴黎第十一区的达米娅（Damia）花园。对于亨特而言，景观即拥有历史，同时也是一部历史，这主要取决于它的叙述者和观众。

雷切尔·Z·德伦在第11章提出“景观是理论？”，探索了景观自身可能是一种观点的命题。为证实这一观点，德伦分析了一些图纸和绘画包括威廉·巴特拉姆（William Bartram）的“阿拉楚阿大草原”（The Great-Alachua Savana），它融合了地图和地形的视角，以表明景观或许在人类以前或之后都可能存在。考虑到景观作为一种需要感知者的理论基础，这篇文章揭示了景观本身成为理论者的可能性，同时也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例如，作为理论者的景观看到了什么？在思考什么？一种景观，或者说是一种植物或动物栖息地景观如何将我们理论化。德伦在这章提出的一连串问题和概念对于想象、描述、构建和质疑当代的景观非常有帮助。

凯瑟琳·摩尔在第12章提出“景观是哲学？”，向我们表明理性主义的范式已经主导了景观思想和实践，到了我们不愿意进行更多思考的地步。由此，景观已经被从一种极其丰富、具有象征性且充满活力的经济和文化资源退化为一种苍白的模仿自身。物质、感官，包括视觉、认知等因为一种理性主义的方法，已经被抛到一边。摩尔表明重新审视感官与智力、人与景观的关系，提供了重新定义景观的可能性，景观不仅仅是物理环境，而是我们的价值观、记忆、经验和身份。我们每个人的世界观、价值观以及个人的“哲学”都影响着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如何进行观察和活动。摩尔建议当代景观实践需要比已有涉及的实践内容更加宽广，不仅仅要包含空间，而且还应该涉及人、文学、阴影、光和形式。

凯瑟琳·沃德·汤普森在第13章中所提出的“景观是生活？”，指的是所有包含在景观中的环境、健康和生活质量等方面之间的相互关系。汤普森把景观解读为“一种由生

态和地理构建起来的文化”。在社会主义学家安东诺维斯基 (Aaron Antonovsky) 健康本源学概念的基础上，汤普森概括了物质环境有益于健康的概念，其中景观在促进个人和公共健康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健康本源学主要关注人的生活感知适应性与其促进人类健康作用的关系。汤普森讨论了有益于健康的景观，并论述了它们对公共健康的促进和支撑作用。她讨论了一系列相关问题，例如“自然景观对我们的健康有何帮助？”；隐藏在绿色空间和精神健康相关联背后的机制是什么？在自然或者绿色空间中会有什么样的生理反应？直到最近，研究人员才开始关注景观和健康关系背后的生理和心理过程。在最新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基础上，汤普森提出了健康景观的认识对未来景观规划和设计可能意味着什么？并在最后强调景观设计对于规划、设计和管理有益健康的景观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最后一章，戴维·莱瑟巴罗介绍了“地形”作为一种建筑和景观的对照，回应了埃克博最初的讨论，也是本书的出发点。通过地形这个视角，莱瑟巴罗让我们看到了景观和建筑的共性。讨论了土地和建筑形式的历史和文化含义。他提出的“建筑是景观？”就如同“景观是建筑？”一样，表明了将土地和材料相互拆离是一种毫无价值的观点。事实上，地形是两者共同的基础。

在“八个人的桌子”(A Table for Eight)一文中，国际风景园林师联合会首任主席杰弗里·杰利科(Geoffrey Jellicoe)描述了他招办的一次晚餐聚会。只能请八个客人，作为一个景观设计师，他需要考虑要邀请谁。经过了冷静的思考，做出了邀请决定：即一个建筑师，他所谓的“我们最亲密的同事”，然后分别是一个工程师、园艺师、小镇和县城的规划师，以及画家、雕塑家和一位哲学家。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是这些人以及谁能够有助于将我们的努力付出以正确的方式与生活中的一切建立联系。决定了谁会来之后，杰利科需要考虑的是桌子的形状，是圆形、长方形，还是正方形？选择了正方形桌子后，他还需要根据这些客人的职业关系，考虑安排哪些人应该相邻而坐。比如，他坐在哲学家和规划师旁边，因为组织我们生活方式的规划师在他眼里看来是一个职业哲学家。⁷

本书的构思与那个晚餐类似，考虑了不同参与作者之间的关系。通过主题和关联性来确定这些章节的顺序和结构，有助于帮助理解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譬如，绘画和摄影的章节之间有非常清晰的联系和递进关系。其他，包括或许最初看似不同的生态和规划章节，但事实上却极其相关。由于受到学期的时间限制，书中的内容主要通过每周一个主题的形式进行讨论。总体而言，这些文章体现了探究景观相关领域深度和广度的初衷。由于被过度引用为一种普通的隐喻，景观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概念即将穷途末路，本书重新解读了景观相关的修饰词。由此，渴望构建一种对景观的全面论述立刻变得即具体又明确，同时也涵盖了各个学科的当代思潮。

注释

1 J. B. Jackson, “The Word Itself,” *Discovering the Vernacular Landscap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3.

2 G. Eckbo, “I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vol. 73, no. 3 (May 1983): 64–65.

- 3 D. Leatherbarrow, "Cultivation, Construction, and Creativity: or How Topography Changes (in Time)," *Topographical Stories: Studies in Landscape and Architecture*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4), 59–85.
- 4 D. Leatherbarrow, "Introduction: The Topographical Premises of Landscape and Architecture," *Topographical Stories*, 1.
- 5 See E. Gombrich, "The Renaissance Theory of Art and the Rise of Landscape," *Norm and Form: Studies in the Art of the Renaissa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6), 107–121; and D. Cosgrove, "The Idea of Landscape," *Social Formation and Symbolic Landscape*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1998), 13–38.
- 6 J. B. Jackson, "The Word Itself," 3.
- 7 G. Jellicoe, "A Table for Eight," *Space for Living: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nd the Allied Arts and Professions*, Sylvia Crowe (ed.) (Amsterdam: Djambatan, 1961), 13–21.

景观是建筑？

加雷斯·埃克博 (Gareth Eckbo)

这似乎是一个愚蠢的问题或者是毫无意义的短语，但它让我们认识到景观和建筑在环境体验创造中的关联性。尽管在这两个领域里，已有许多关于景观和建筑关系的讨论、观点和书籍，但缺少从不同职业的交叉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而且建筑师似乎只对建造感兴趣，而景观设计师只对可能被作为背景的景观感兴趣。这些职业、学术和法规的界限划分已经造成了我们知识体系的分离。我们对眼前的建筑和景观都只是匆匆一扫而过。

比如景观，或者环境（可能是一个同义词），就是我们所见到周围的一切。它在任何时间点都是一个三维空间，但却不断发生变化。因此，这里存在一个第四维度。我们可能在景观中不断移动，或者当周围的景观发生变化时我们却静止不动。

那么，什么是建筑？我虽然不是一个建筑师，但做了一个不成熟，还有待更正的定义。即建筑就是设计房屋，在这三维修筑物中微气候或多或少得到控制和改变。房屋也许是单一的结构，但并不能自给自足，与建筑相关的所有功能并不一定都在室内。大多数建筑的建造对场地有所要求，而这些要求又受制于当地的条件。

随着人居环境变得越来越集聚，建筑也就不太可能与周围不发生任何联系。由于技术和功能的集聚发展，或者社会原因，这些建筑逐渐发展成为多功能的社区，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城市化。“建成环境”（built environment）这个词涵盖了这些内容，在一些小规模的发展区域或许建筑占主导地位。然而，建成环境所包含的大量“开放空间”是建筑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包括人行走廊、车辆和工具；室外储藏区；花园和田地；社区娱乐空间，如公园、游乐场、园路、广场、商场等。这些空间的主要构成或许是大量看上去绿色和自然的空间，或是其他不同形式的空间组成。换句话说，建成环境包含了大量自然的开放空间，与实际环境形成对比或构成一种衬托背景。

不论它们是一种理想还是适当的关系，建成环境中开放空间系统的品质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它们是公园/休闲系统和交通体系构建的依据和基础，几乎不存在难以界定的开放空间要素，这些要素对于城市设计的专业人员来说，是决定城市品质的关键，而城市开发者却认为这是对“最具有使用价值”土地资源的一种浪费。

当然，建成环境是一种特定的景观。但是，如果这种景观包含了未开发或小范围建设的开放空间，那么它是否就成为非建筑的范畴？如果建筑是建构的艺术，那么它是否伴随着结构的终止而结束？又或者它是否能够将其控制力和形式语言凌驾于开放空间之上？

顺着这些问题的逻辑，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景观和建筑之间的关系。

尽管受到现代主义运动的影响，但我们仍然局限于正式与非正式、建成与自然的矛盾对立之间，这也使得理解真正的景观设计内涵变得难以实现。

事实上，景观设计（landscape architecture）应该包含其称谓所附带的含义，即必须将